



名著名译

米德尔马契 (下)

〔英〕乔治·爱略特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米德尔马契

(下)

[英] 乔治·爱略特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五卷 死者之手^①

第四十三章

这雕像是无价之宝，它是爱情
在遥远的过去，用象牙细细琢成；
它并不新奇，但雍容华贵，
婀娜多姿，可以获得一切时代的赏识。
它价值连城，那精美的花纹，
细致的工艺，足以娱乐高贵的眼睛；
你看它巧笑流眇，栩栩如生，
稀世之珍的彩釉陶瓷也不过如此，
它当之无愧应该配上最豪华的垫座。

多萝西娅没有丈夫陪同，很少出门，但是有时也单独乘车前往米德尔马契，办些小事，如购买物品或捐款等，这是住在离城三英里以内的任何一位富裕的夫人都难以避免的。紫杉林中那一幕过去以后两天，她决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找利德盖特了解一下，她丈夫是否真的感到他的症状在恶化，却瞒着她，他有没有要求对他这病的最后结局作出说明。她觉得向第三者打听他的情况，这无异是犯罪，但她不能不打听，她感到害怕——怕她由于不明真相，做出不公正或对不起他的事——这才终于使她克服了一切顾虑。她相信，她丈夫心中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因为第二天他就开始用新的方法处理他的注释，在执行他的计划时，对她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可怜的多萝西娅只得

① 本卷的标题为“The Dead Hand”，原意为“不能转让的产业”，这里含有双层意义，因此按字面译出。

尽量忍耐，让疑问积压在心中。

大约下午四点钟，她坐车来到洛伊克门大街利德盖特家门口，心想他很可能不在家，她应该事先写信通知他才对。他果真不在家。

“利德盖特太太在家吧？”多萝西娅问。她知道罗莎蒙德，但从没跟她见过面，现在才想起他们已经结婚。是的，利德盖特太太在家。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进去跟她谈谈。请你通报一声，卡苏朋夫人想见她，只要几分钟就够了。”

仆人进屋通报时，多萝西娅听到音乐声从打开的窗口传来，一个男子唱了几个音符，接着钢琴上弹出了一段华彩段。但华彩段突然中断了，仆人回话说，利德盖特太太欢迎卡苏朋夫人的到来。

客厅的门开了，多萝西娅走进室内，这时在外省生活中不难遇见的那种对照，顿时出现了，因为那时各个阶层的服饰，不像如今那么混杂不分。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多萝西娅穿的衣服是什么质料，只能让懂得衣料名称的人告诉我们，我只知道，那是一种薄薄的白毛料，摸在手上怪柔和的，看在眼里也是怪柔和的。它始终像是刚刚洗过，有一股树篱的清香，它的式样也总是跟翻领轻便大衣差不多，衣袖长长的，看来不太时髦。然而如果她扮演伊摩琴或加图的女儿^①，出现在肃静的观众面前，这身衣服正可以起烘托身份的作用：她的四肢和颈部有一种优雅、庄严的神态；头发从中间分开，显得朴素大方，眼睛那么坦率；帽子前面有一条阔阔的边，把头包在中间，这在当时妇女中十分流行，但她戴了一点不显得古怪，正如神像脑后的金黄色木板，我们称作光环，谁也不以为异一样。目前屋里只有两个观众，但对这两个观众，任何戏剧中的女主角都不如卡苏朋夫人那么有吸引力。在罗莎蒙德眼里，她是全郡的女神之一，没有一点米德尔马契凡人的烟火气，她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值得她仔细揣摩。此外，罗莎蒙德也不能不感到满意，因为卡苏朋夫人终于有了鉴赏她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得到最好的裁判官的赏识，哪怕你生得千娇百

① 伊摩琴是一位公主，见本书九十四页注②。加图(公元前95—公元前46)是古罗马政治家，恺撒的反对者，通称小加图。这里是指英国作家艾迪生(1672—1719)的悲剧《加图》中加图的女儿玛西亚。

媚,有什么意思?罗莎蒙德在高德温·利德盖特爵士府受到过最高的赞美,她对自己给予出身高贵的绅士淑女的印象,自然充满信心。多萝西娅像平时那么单纯、和蔼,伸出手来,用赞赏的目光端详利德盖特这位可爱的新娘。她意识到远处还站着一个人,但只用眼角瞟了一下,知道那是个穿外套的先生而已。那人全神贯注望着这位刚出现的夫人,自然无暇考虑她和另一个女性之间存在的对照,尽管在冷静的旁观者眼中,这种对照无疑是相当鲜明的。她们两人都身材颀长,眼睛位在同一水平上;但是罗莎蒙德生有婴孩似的白嫩皮肤,头上盘起华丽的发辫,那件淡蓝色衣服既贴身又时髦,显得那么漂亮,任何专做女服的裁缝见了都会赞不绝口,那绣花大领圈,凡是看到的人也不难想象它昂贵的价值,那双纤纤素手给戒指衬托得光艳照人,总之,在她身上,人为的妩媚和珠光宝气已取代了朴实自然的风度。

“非常对不起,我打扰了你,”多萝西娅立即说。“我急于在回家以前见见利德盖特先生,要是可能,希望你告诉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如果你知道他很快就能回家,容许我在这里等他,那就更好了。”

“他到新医院去了,”罗莎蒙德答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家。但是我可以派人去叫他。”

“让我去叫他回来,好吗?”威尔·拉迪斯拉夫走上前来。多萝西娅进屋以前,他已拿起帽子打算走了。她吃了一惊,脸也红了。但她伸出手,露出了无疑是愉快的笑容,说道:

“我没有发现你在这儿,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让我上医院通知利德盖特先生,你想见他,怎么样?”威尔说。

“那还不如派车子接他快一些,”多萝西娅说,“劳你驾跟车夫讲一声。”

威尔刚向门口走去,许多相关的记忆一下子涌上了多萝西娅心头,她立即转身说道:“谢谢你,我还是自己去吧。我得尽快回家,不能多耽搁。我可以坐车上医院,就在那儿跟利德盖特先生谈一下。利德盖特太太,对不起,打扰你了。我非常抱歉。”

显然,有一些事突然控制了她的思想,她离开屋子时,简直没有意识到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没有看到威尔替她开门,也没有感到他怎样伸出一只手,让她挽着,送她上车。她靠着他的胳膊,但没

有开口。威尔心烦意乱，又无可奈何，不知说什么好。他默默地扶她上了马车。他们说了再见，车子便驶走了。

在坐车上医院的五分钟里，她有时间回顾刚才的一切了，这种反省在她说来还完全是新的。她决定走，她急于离开那间屋子，这是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如果让威尔上医院，那无异是她主动要威尔替她代劳，使他们之间发生进一步的交往，这必将构成一种骗局，因为她不能向丈夫提起这事，何况她私自来找利德盖特，这行为本身已是一种欺骗了。这一切在她心里都是很明确的，但还有一种隐约的不安也在袭击着她。现在她独自坐在车里，她又听到了那个男子的歌声，那钢琴的伴奏，这在当时她没有多大留意，但它们的再度出现却引起了她的深思。她不禁有些诧异，为什么威尔·拉迪斯拉夫会在利德盖特不在的时候，跟他的太太一起消闲取乐。但接着她又不能不想到，他也曾在类似的情况下，跟她一起谈天，那为什么她要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呢？然而威尔是卡苏朋先生的亲戚，她理应好好招待他。但是有些迹象她是应该理解的，它们说明，卡苏朋先生并不欢迎他的表侄在他外出的时候前来拜访。“也许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错了，”可怜的多萝西娅对自己说，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不得不马上把它擦干。她心里很乱，很不愉快，威尔的形象在她心中一向那么清澈晶莹，现在不知怎么变得暗淡了。但是马车已在医院门口停下。她立刻找到了利德盖特，跟他一起在草坪周围边走边谈，她的心又平静了，恢复了安排这次会见时的坚定情绪。

与此同时，威尔·拉迪斯拉夫却郁郁不乐，原因何在，他自己完全清楚。他跟多萝西娅见面的机会极少，这是他第一次偶然遇见她，可是他的处境却这么不利。这不仅因为她没有把心思完全集中在他身上，像从前那样，而且她与他见面的场合，似乎在向她说明，他也没有把心思完全集中在她身上。他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新的距离，他离她更远了，陷入了米德尔马契人的圈子，这些人与她的生活是毫无因缘的。但那不是他的过错，他既然住在这城市里，自然要结识尽可能多的人，他的职务也需要他知道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在这一带，利德盖特确实比任何人更值得认识，他又正好有一个喜爱音乐的妻子，她自然也是值得拜访的。出现那个场面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可是

不巧得很，狄安娜偏在这时降临，跟她的崇拜者照了面。这实在太糟了。威尔很清楚，要不是为了多萝西娅，他不会待在米德尔马契，然而他的职务却包含着使她与她分离的危险，它所引起的习惯势力的障碍，对促进相互的好感，比罗马和英国的全部距离更难逾越。关于等级和地位的偏见，在以卡苏朋先生那种专横的信件形式出现时，要反对自然是容易的，但是偏见也像发臭的物体，具备有形和无形的双重存在方式，在有形方面，它像金字塔一样坚固，在无形方面，它又像遥远的天边传来的回声，或者从前在黑夜中闻到过的风信子的香味那么不可捉摸。威尔生就的气质，却对无形的东西特别敏感，知觉迟钝的人无法感知的一切，他都能感到，他发现，在多萝西娅心头，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不宜对他过分亲近的意识。在他送她上马车的时候，他们的沉默也意味着一种冷漠。也许，卡苏朋先生出于仇恨和嫉妒，向多萝西娅灌输了一种思想：威尔在社会上的地位已落在她的下面了。该死的卡苏朋！

威尔重又走进会客厅，拿起帽子，带着烦恼的脸色，走到坐在针线桌旁的利德盖特太太面前，说道：

“音乐或诗歌一受到干扰，就无法继续了。我改天再来，把《远离了亲切的善……》唱完吧。”

“你肯教我，我很高兴，”罗莎蒙德说。“但是我相信你得承认，这次的干扰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认识卡苏朋夫人，我真羡慕你。她非常聪明吧？她的样子好像很聪明。”

“说真的，我从没想过这点，”威尔闷闷不乐地说。

“我第一次问泰第乌斯，她是不是很漂亮的时候，他的回答跟你的一样。你们这些先生见了卡苏朋夫人，都想些什么啦？”

“什么也没想，”威尔说，似乎存心要跟这位娇滴滴的太太闹别扭。“人们看到了一个理想的女子，决不会去分析她的特点，只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要是泰第乌斯常上洛伊克，我一定会感到嫉妒，”罗莎蒙德娇声娇气地说，露出了两个酒窝。“他回家时，一定早把我忘了。”

“不过在利德盖特身上，这样的效果还从没出现过。卡苏朋夫人与其他女人完全不同，没法把她们与她相比。”

“我明白了，你是一个虔诚的崇拜者。你大概时常见到她。”

“没有的事，”威尔说，几乎有些生气了。“崇拜通常是个理论问题，与实际行动无关。不过我今天这次拜访拖得太久了，真的，我得走了。”

“请你哪天晚上再来吧，利德盖特爱听音乐，要是他不在，我也不会愉快。”

丈夫回家后，罗莎蒙德站在他面前，把两只手按住他的上装领子，说道：“拉迪斯拉夫先生跟我一起唱歌时，卡苏朋夫人来了。他好像有些烦躁。你说，他是不是不愿意她在我们家中见到他？但是不论他跟卡苏朋家是什么亲戚，你的地位无疑比他还高一些呢。”

“别这么想，要是他情绪确实不好，那一定另有原因。拉迪斯拉夫有点吉卜赛人的味道，他根本不把名利地位放在眼里。”

“除了音乐，他往往叫人感到不愉快。你喜欢他吗？”

“喜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只是兴趣太杂，不太专心，有点华而不实，但还是讨人喜欢的。”

“我看他非常崇拜卡苏朋夫人。”

“可怜的小家伙！”利德盖特笑道，拧了一下妻子的耳朵。

罗莎蒙德觉得，她对世界的理解已大有进展，尤其是她发现，女子即使在结婚以后，仍可以赢得男子的心，使他们拜倒在自己脚下，这在她结婚以前的少女时代，简直像一出看不懂的古装悲剧，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外省的小姐们，哪怕在莱蒙太太的学校受教育时，也很少阅读拉辛以后的法国文学作品，至于通俗图片，它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把灿烂的光辉照射到偷香窃玉的隐私上去。尽管这样，如果一个女子把全部心思和时间都用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只要有一点影子，她就可以大加发挥，尤其在征服男子方面，她会觉得自己还拥有无穷的潜力。高踞在结婚的宝座上，旁边坐着王储一般的丈夫——他实际也是一个臣子——看到阶石下还有那么多膜拜者，自然心花怒放，那些膜拜者翘首向着她，只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无法达到目的，以致心神恍惚，如果他们食不甘味，夜不安眠，那就更妙了！但是眼前，罗莎蒙德的爱情曲主要是对王储唱的，只要他表示忠诚就够了。听到他说“可怜的小家伙”，她故意装得不懂似的，问道：

“为什么可怜？”

“为什么？一个人迷上了你们这种美人鱼，他还能做什么呢？只能荒废工作，债台高筑。”

“我相信，你并没有荒废你的工作。你还是整天待在医院里，或者去看那些可怜的病人，或者考虑医生间的争论，回到家中，全部时间都扑在你的显微镜和玻璃瓶上。你赖不了，你喜欢的是这些东西，不是我。”

“如果你的丈夫碌碌无闻，只能当一名米德尔马契的医生，难道你毫不介意吗？”利德盖特说，让两只手搭在妻子肩上，露出一往情深的神色，严肃地望着她。“从前有一位诗人写过几句诗，我很喜欢，不妨念给你听听：

为什么要空怀壮志，为琐事耗尽岁月，
到头来虚度了一生？何不下定决心，
干一番值得传世的事业，写下一部
值得阅读的、给世人带来欢乐的书。

罗莎，我的要求就是干一番值得传世的事业，把我的一生完全贡献给它。一个人必须工作，必须那么做，我的宝贝。”

“当然，我希望你的研究取得成绩，没有人比我对你的希望更大，我但愿你能扬眉吐气，立足在一个比米德尔马契更好的地方。你应该承认，我从来不想妨碍你的工作。但我们也不能像隐士一样过活呀。泰第乌斯，你对我没有什么不满吧？”

“没有，亲爱的，没有。我很满意，完全满意。”

“哦，卡苏朋夫人找你有什么事？”

“只是问一下她丈夫的健康状况。但我觉得，她对我们的新医院非常关心，她也许可以一年提供两百镑捐款。”

第四十四章

我不愿在岸边爬行，我要在
星星的引导下，泛舟于大海之上。

在新医院里，多萝西娅和利德盖特一起，绕着月桂树草坪边走边谈。他告诉她，卡苏朋先生的身体没有出现异常现象，他只是心里焦急，想了解他的真实病情罢了。她听后沉默了一会，心里在想，不知自己有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以致引起他这种新的忧虑。利德盖特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促进他一心向往的目标，因此大胆开口道：

“我不知道你或卡苏朋先生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所新医院十分困难。我利用跟你见面的机会提出这问题，可能显得有些自私，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因为这儿一些医务界人士总在反对它。我觉得，一般说你很关心这类设施，我记得，在你婚前，我有幸在蒂普顿田庄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曾向我提过一些问题，你想知道，悲惨的居住条件对穷人的健康会发生什么影响。”

“确实有这么回事，”多萝西娅说，露出了笑容。“我说，如果你能告诉我，我可以做些什么，使情况有所改善，我会十分感激。但自从我结婚以后，我不再考虑这类事了。我的意思是，”她踌躇了一下，然后又道，“我们村子里的人日子都过得相当舒适，我的心思也忙于自己的事，顾不到其他了。但是在这儿，在米德尔马契这样一些地方，一定还有不少事需要做的。”

“这儿一切都需要人去做呢，”利德盖特说，突然变得精神抖擞。“这医院就是一项重要设施，它全靠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支持，才办了起来，大部分钱也是他出的。但是像这样的计划，一切全靠一个人是不成的。不言而喻，他也希望得到帮助。现在城里却有一些人造谣惑众，煽动对它的敌对情绪，似乎要把它搞垮了才称心。”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多萝西娅觉得不能理解，惊讶地说。

“首先，主要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得人心。半个城市几乎都在反对他，巴不得他倒霉才好。这是一个愚蠢的世界，大部分人对不是他们自己一伙人干的事，总不满意，总要挑剔。我到这儿以前，跟布尔斯特罗德素不相识。我对他可说毫无偏心，我只是看到他有一定的见解，办起了一些事业，我呢，可以使它们对社会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如果有相当一部分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能够支持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改革医学理论和实践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很快就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那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拒绝跟布尔斯特罗德先

生合作,无异是放弃可以使我的职业发挥广泛效用的机会。”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多萝西娅说,立刻被利德盖特所描绘的状况吸引住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反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呢?我知道,我的伯父对他还是很同情的。”

“人们不喜欢他的宗教精神,”利德盖特说,没有再往下讲。

“这就更有充分理由不必重视这种反对了,”多萝西娅说,把米德尔马契的纠纷看作了一场宗教迫害。

“不过说句公道话,人们反对他还有别的原因:他太专制,不好相处,此外,工商界也有许多人对他不满,只是这些事我就一无所知了。但是这一切跟是不是应该在这儿办一家医院,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希望把它办得合理一些,比郡里原有的医院更能发挥效用罢了。不过,他们之所以反对,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布尔斯特罗德把医疗工作的领导权交到了我手里。当然,我是乐于承担这任务的。它给了我机会,让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也意识到,我不应辜负他的挑选。但是想不到,这事引起了米德尔马契整个医药界的反对,他们把医院看作眼中钉,不仅不愿合作,而且造谣中伤,破坏基金的认捐工作。”

“这太卑鄙了!”多萝西娅愤愤不平地喊道。

“我觉得,一个人要办一件事,难免困难重重,不克服这些困难,简直什么也干不了。这一带的人又那么无知,已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并没有非分之想,我只是运用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一些机会。然而你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你年轻,又是外地人,又正好懂得一点当地人不懂得的知识,这就成了你的罪过。然而,只要我相信,我能够采取较好的治疗方法,只要我相信,照某些意见或要求办,可以给医疗事业带来持久的利益,我一定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照这些意见办,否则我就成了一个卑鄙的趋炎附势之徒。反正事情很清楚,这里牵涉不到薪金待遇问题,不致使我的主张显得别有用心。”

“你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很高兴,利德盖特先生,”多萝西娅和蔼地说。“我相信,我能出一些力。我有一些钱,不知道用在什么上面好,这常常成为我思想上一个负担。我估计,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

目标,我可以一年捐助两百镑。你一定很幸福,因为你有知识,你相信你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我天天盼望,但愿一天醒来,我也有了知识。可惜有时一个人花了不少力气,结果还是毫无成效。”

多萝西娅讲到最后,声调变得忧郁了,低沉了。但她立即用愉快一些的口气补充道:“欢迎你到洛伊克来,把这方面的情形再告诉我一些。我要向卡苏朋先生提出这问题。现在我必须赶快回家了。”

当天晚上她向丈夫谈了这事,说她愿意一年捐助两百英镑——她现在每年有七百镑,相当于她自己的财产的收益,这是结婚时规定属于她的。卡苏朋先生没有反对,只是顺便提到,这数目跟其他捐款相比,似乎大了一些。多萝西娅出于年轻无知,表示不同意这说法,他也就默许了。对于用钱,他并不在乎,也不是不乐意掏些腰包。要是说他曾为钱的问题感到心痛,那么这是另一种感情在起作用,不是他舍不得物质财富。

多萝西娅告诉他,她见到了利德盖特,还把她与他在医院的谈话扼要复述了一遍。卡苏朋先生没有再问什么,但他明白,她了解他与利德盖特之间的谈话。一个永不平静的声音在他心中说:“她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继续保持缄默,不愿开诚布公,只能使他们的隔膜越来越深。他不信任她的感情,还有什么比不信任更使人感到孤独呢?

第四十五章

许多人天生喜欢吹捧祖先的时代,贬低眼前,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然而要入木三分地批评现在,又不得不借助于过去,利用对过去的讽刺来讽刺现在,于是为了谴责当前这个时代的弊端,他们只得把他们所歌颂的那个时代的弊端也公诸于世,结果徒然证明,两者的罪恶是共同的。就因为这样,贺拉斯、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①虽非先知,他们的诗句却好像在针砭时弊,

^① 尤维纳利斯(? 60—? 140)和佩尔西乌斯(34—62),都是古罗马的讽刺诗人。

指向我们这个时代。

——托马斯·布朗爵士：《世俗的谬误》^①

新热病医院遭到的反对，利德盖特向多萝西娅作了扼要的说明，它正如其他反对意见一样，人们往往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利德盖特认为，这是嫉妒与愚蠢的偏见混合而成。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却觉得，这不仅包含医生的嫉妒，也是某些人决心与他为敌的结果——主要由于对他全力宣传的教派怀有敌意，而他却不遗余力，要作它的全能的世俗代表。这种敌意当然要在宗教以外的其他领域寻找口实，好在人们的行为总是错综复杂、互相牵连的，要做到这点并不困难。这些可以称之为牧师的观点。但是一切反对总可以获得无限广泛的响应，它决不局限于知情者的范围，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是它最好的传声筒。在米德尔马契，反对新医院及其管理机构的论调，自然会在这些人中间引起回声，因为按照上天的安排，人不可能都是先知先觉。只是人与人不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色彩也不尽一致，一方面有温文尔雅的明钦大夫，另一方面也有直截了当、不留余地的多洛普太太，屠宰巷金樽酒店的老板娘。

多洛普太太根据自己的推论，越来越相信，利德盖特医师虽然没有下过毒药，但是巴不得病人死在医院里，好供他开膛剖肚，不必征求你的意见，取得你的同意，因为“有一件事”大家知道，他主张解剖戈比太太的遗体；戈比太太住在帕利街，是一位体面的妇人，结婚以前已有一笔存款。从一个医生说来，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医生如果还有一点用处，就应该在你死前知道你得的病症，不必等你死后去挖掘你的内脏。如果这不成其为理由，那么多洛普太太倒想请教，什么才算是理由。她的听众普遍感到，她的意见是一道防波堤，它一旦毁坏，尸体就没有保障，开膛剖肚的事会泛滥成灾。

① 托马斯·布朗见本书三四二页注①。《世俗的谬误》是他的一部主要作品。在这书中，作者以敏锐和讽刺的笔调，对世俗的一些错误看法，社会偏见，以至迷信观念，作了批评。

人们对伯克和黑尔^①的突然袭击还记忆犹新，在米德尔马契也难保不出这种乱子！

不要以为在屠宰巷金樽酒店传布的意见，对医学界无足轻重，这家权威老店是多洛普开办的著名酒店，伟大的福利俱乐部便设在这里。几个月以前，它可就它的常任医药顾问人选问题投过票，预备罢免原来的“甘比特医师”，改选“这位利德盖特医师”，因为后者医术高超，往往药到病除，有的病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却让他治好了。但是投票结果，利德盖特落选了，因为两个会员坚决反对，他们不知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医生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这点不足凭信，也不宜提倡，否则难免会干预上帝的意旨。然而这一年中，舆论发生了变化，多洛普酒店中形成的一致意见，便是这种变化的标志。

将近两年以前，人们对利德盖特的医术还一无所知，那时，所谓医术高低并没有定论，全看医生的推测是否像那么回事，医生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推测，认为病源是在心窝或松果腺，便开方给药，反正不论怎样，在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这些诊断同样值得重视。因此有些得了慢性病的人，或者像老费瑟斯通那样长期病魔缠身，已给弄得精疲力尽的人，自然立刻想到了利德盖特，认为不妨让他姑且一试。此外，还有不少人欠了原来的医生一大笔账，不想照付，他们也乐于跟新医生打交道，另外开辟一条出路，在他们的孩子身体不适，需要服药，原来的医生又不肯通融时，可以前去请教。这样，大家都想请利德盖特看病，似乎公认他是学识丰富的大夫。有些人认为，在“涉及肝脏的场合”，他比别人有用——至少，从他那里拿几瓶“药水”，并无害处，如果它们证明无效，那时重新服用清血丸药也不迟，它虽然不能使发黄的皮肤变白，总还能保住你的性命。不过这些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市民。至于米德尔马契的上等人家，他们没有明显的理由，是不会改变他们的医生的，皮科克先生原来的主顾也并不认为，只因利德盖特接替了他的业务，便非得请他看病不可，他们说，他“似乎不能与皮科克同日而语”。

^① 这是两个杀人犯，专在黑夜把人杀死后，出卖尸体供解剖之用，据说被他们杀死的共有十五人。伯克于一八二九年被处绞刑，黑尔因坦白交代较好，未处死刑。

但是利德盖特来到这里没有多久,就有不少细节流传开了,它们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猜测,也在原来支持他的人中间,加深了分歧。有些细节虽然可以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的意义,人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好比他们看到一个统计数,但提不出比较的标准,只能在它后面加上一个惊叹号。一个成年男子一年吸进的氧气有多少立方英尺,这在米德尔马契的某些居民中,可以引起多大的惊异!“氧!谁也不知道这是啥子东西……那么,霍乱会传播到但泽,又有什么奇怪?可是有人还认为隔离检疫没有必要呢!”

有一件事传说纷纭,那就是利德盖特不出售药品。这既得罪了大医师,侵害了他们独占的权利,又得罪了药剂师医生,他们本来与他是平等的;不久以前,这些人还认为法律站在他们一边,因为按照法律,一个没有在伦敦取得医学博士头衔的人,除了发售药物,没有收取其他费用的资格^①。但是利德盖特缺乏经验,没有料到,他的新方针在医药界以外,引起的不满甚至更大。莫姆赛先生是高级市场最大的食品商,他虽然不是利德盖特的主顾,但有一天装出满脸笑容,提起了这点。利德盖特不够谨慎,匆匆忙忙对自己的理由作了一个通俗的解释,向莫姆赛先生指出,如果医生只能靠卖药收费,长长的账单上开的尽是药水、药丸和药粉的费用,那势必降低他们作为医师的职责,这对病家是有害无益的。

“正是由于这样,辛勤工作的医生可能变成江湖郎中那样的骗子,”利德盖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为了多挣一些钱,他们不惜对英王的臣民用药过量,莫姆赛先生,这是一种恶劣的诈骗行径,它势必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莫姆赛先生不仅是教区的贫民救济委员(正是为贫民的医药费问题,他才找利德盖特打听消息),而且是一个气喘病患者和多子女家庭的家长,因此,从医疗业务和他本人来看,他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物。确实,这是一个优异的食品商,火红的头发堆得金字塔一般高,

^① 按照当时规定,正式行医的人,必须大学医科毕业,由伦敦皇家医师学会承认其资格,才得开业。否则只能算药剂师,事实上许多医生只是药剂师,参见本书一七五页注^①。

对待顾客总是客客气气，甜言蜜语，把你奉承得高高兴兴，而且保持一定的分寸，决不让心里的话全部泄露给你。正是莫姆赛先生发问时那种兴致勃勃的友好态度，决定了利德盖特回答的声调。然而聪明人要谨记在心，千万不可轻易作出解释，它只会引起更多的误解，要知道，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利德盖特笑嘻嘻地结束了话，把脚伸进踏蹬，莫姆赛先生则笑容可掬，比他懂得英王的臣民这称号更加起劲，嘴里连声说：“再见，先生！再见，先生！”那副神气仿佛利德盖特的一席话，已使他茅塞顿开。但事实上，他的观点是混乱的。几年来，他严格按照账单上的项目付钱，因此每付出半个克朗或十八个便士，他都知道，一定有相应的可以衡量的实物已经提供给他。这使他付账时心情舒畅，觉得自己尽了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账单越长，他也越感到自豪。此外，服药除了“自己和家庭”受益无穷外，还可以提供一种乐趣，使他对药品的直接效果形成精确的判断力，因而为甘比特医生的治疗提供明智的说明。这位大夫的地位固然比伦奇或托勒低一些，但作为妇产科医生却特别受到尊重，关于他的能力，莫姆赛先生认为，他在各方面都毫不足道，唯独作为医生，那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他往往小声对人说，他觉得甘比特比其他任何医生都高明一着。

但是一个新人的肤浅议论，遇到更深一层的道理就站不住脚了。那天在店堂楼上的客厅里，莫姆赛先生把利德盖特的话转告了他的太太，这是一位有名的多产妈妈，常年处在甘比特医生或多或少的照料下，有时发生猝不及防的意外，还得把明钦大夫请来会诊。

“难道这位利德盖特先生的意思是说，吃药没有用吗？”莫姆赛太太道，她讲话总是慢吞吞的。“我倒要请教他，我到了有喜的时候，不是在一个月前服用提神剂，我怎么支持得住？你想想，我每天都得为上门的主顾准备什么来着，亲爱的！”她转身对一个亲密的女友说，那人正坐在她旁边，“大牛肉馅饼，鱼肉卷，牛腿肉，火腿，舌肉等等，等等！但是最好的提神剂还是淡红合剂，不是棕色合剂。我不明白，莫姆赛先生，你这么一个人，居然有耐心听那些废话。要是我，我马上叫他免开尊口，我懂的还比他多一些。”

“不，不，不，”莫姆赛先生说，“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什么

话都可以听，但主意要自个儿拿，这是我的格言。但他不知道，他是在跟谁讲话。我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有些人常常自以为是，跟我说这个说那个，那副神气就好像在说：‘莫姆赛，你是个傻瓜。’但我一笑置之，我宁可让他们自鸣得意。要是吃药对我和我的家庭有害，到这个时候我早已发觉了。”

第二天，甘比特先生听说，利德盖特在到处宣扬药物无用论。

“真有这么回事！”他说，扬起了眉毛，露出不胜诧异的神色。（他是一个身强力壮、声音嘶哑的人，无名指上戴着一只大戒指。）“那么他怎么医治他的病人呢？”

“可不是，我也这么说呀，”莫姆赛太太答道，她有个习惯，总把代名词讲得特别重。“难道他以为，只要他来跟人家坐了一会，然后就走了，人们便会掏钱给他吗？”

甘比特先生是经常到莫姆赛太太这里来坐一会的，有时谈谈他自己的养生之道，或者拉拉家常，但是他当然明白，她的话毫无指桑骂槐的意思，他来消闲和聊天，从来没有引起过她的不满。于是他风趣地答道：

“不过说真的，利德盖特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呢。”

“我可不想请他看病，”莫姆赛太太说。“别人愿意请他，那是他们的事。”

这样，甘比特先生从大食品商家中出来时，不必再担心竞争，只是难免有一种感觉，即利德盖特是一个伪君子，这种人靠标榜自己的正直来破坏别人的信誉，因此大家应该谨防上当，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不过甘比特先生在业务上还算称心，他的主顾大多是零售商人，这使他可以用结账代替现金支出。他觉得，揭露利德盖特的事，他还是不插手的好，等他力量大一些再说。确实，他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他是不顾同行的藐视，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打开了局面，好在尽管他把呼吸器官肺称作“非”，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助产士。

其他医生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大。托勒先生的主顾都是当地的第一流人物，他自己又出身于米德尔马契的古老家族，这个家族的人在法律界和其他各界都有，地位都比零售商高。他跟我们那位性子急躁的朋友伦奇不同，生就了世界上最随和的脾气，有些似乎应该使他